

抗戰
文選

兵

黨政班第三期第九中隊學員李文江贈

張天翼 姚雪垠 等著
魏伯王西彥



目次

華威先生.....一

兵.....一一

差半車麥醋.....二五

煉治.....四二

華威先生

張天翼

轉彎抹角算起來——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。我叫他「華威先生。」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。

「天翼兄你真是！」他說。「爲什麼要一個『先生』呢？你應當叫我『威弟』。再不然叫我

「阿威。」」

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，他立刻帶上了帽子：

「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，天翼兄。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。唉，可總是沒有時間，今天

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，硬要叫我參加意見，叫我替他修改，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

。」

這里他搖搖頭，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。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；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。

不過——時間總要够支配呀。

「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，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次。我怎麼跑得開呢，我的天！」於是忙忙跟我握了握手，跨上他的包車。

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。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。左手無名指上帶着

他的結婚戒指。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，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。

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與跑，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蹣着，好像飯後散步似的。可是包車例外。Ding dang ding dang ding dang——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。黃包車立刻就值得往左邊躲開。小推車馬上打斜，擔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。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。

包車踏鈴不斷的響着。鋼絲在閃着亮。還來不及看清楚——她就跑得老遠老遠的了。像閃電一樣地快。

而——據這裏有幾位救亡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，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。他的時間更要緊。他說過——

「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。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。救亡工作實在太多了。」

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，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。眉一皺着，嘴唇使勁撮着。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神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。他立刻就走：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。

照例——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。他在門口下車的時候總得順便把踏鈴踏一下：

Ping

同志們彼此看看：唔，華威先生到會了。有幾位透了一口氣。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。瞧着會場門口。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——抓着拳頭瞪着眼。

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，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，他先前那付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。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，讓人家好把他看個清楚，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，彷彿要給同志一種擔保——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心來。他並且還點點頭，他眼睛並不對着誰，祇看着天花板。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。

會場裏很靜。會議就要開始，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，蟋蟋蟀蟀的。

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，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。他不大肯當主席。

「我不能當主席」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。「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。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道是今天。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，等一下。你們知道我時間不够支配：祇容許我祇在這裏討論十分鐘。我不能當主席。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。」

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，輕輕地拍幾下手板。

主席報告的時候，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括洋火點他的煙。把鐵放在面前，時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。

「我提議！」他大聲聲。「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：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。我希望主席能够在兩分鍾之內報告完。」

他括了兩分鍾洋火之後，猛的站了起來，對那正在嘩啦嘩啦的主席擺擺手：

「好了，好了。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，我已經明白了。我現在還要去赴別的會，讓我先發表一

點意見。」

停了一停。抽兩口雪茄，掃了大家一眼。

「我的意見很簡單，祇有兩點，」他舐舐嘴唇。「第一點，就是——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。而是相反，要加緊工作。這一點不必多說，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，你們都能熱心工作，我很感激你們。但是還有一點——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，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。」

他又抽了兩口煙，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氣，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。

「這第二點呢就是：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。我們祇有在這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，大家團結起來，統一起來。也祇有在一個中心的領導之下，救亡工作才能够展開。青年是努力的，是熱心的，但是因為理解不夠，工作經驗不夠，常常容易犯錯誤。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，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。」

隱隱所有的臉色，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——表示一種微笑。他往下說：

「你們都是青年同志，所以我說得很坦白，很不客氣。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。沒有什麼客氣可講。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。我很感激你們，好了。抱歉得很。我要先走一步。」

把帽子一戴，把皮包一挾，蹣着天花板點點頭，挺着肚子走出去。

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。他把當主席的同志格開，小聲兒談了幾句。

「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？」他問。

「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，我們……」

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指點主席的胸脯：

「唔，唔，唔。我知道我知道。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。以後——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，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。」

坐在主席旁邊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注意地看看他們，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：

「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裡去過三次，華先生不在家……」

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，帶着鼻音哼了一句——「唔，我有別的事，」又對主席，低聲說下去：

「要是我不在家，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。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，她可以告訴你們。」

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。他對第三者提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。

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。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。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裡開會。正有一個人在那裡發表意見。他坐了下來，點着了雪茄，不高興的拍了三下手板。

「主席！」他叫。「我因為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。我不能等到終席，我現在有一點意見，想要先提出來。」

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：第一，他告訴大家——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，文化人的工作很

重要的，應當加緊地做去。第二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，文化人在當地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，統一起來。

五點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協會指導部的會議室。

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，並且對一個人點頭。

「對不住得很，對不住得很：遲到了三刻鐘。」

主席對他微笑一下，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，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。他四面瞧瞧形勢，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。

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——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。

「昨晚你喝醉了沒有？」

「還好，不過頭有點子暈。你呢？」

「我啊——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，」他嚴肅地說。「尤其是汾酒，我不能猛喝，劉主任硬要我乾掉——嗨，一回家睡倒了。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去算賬呢，要質問他爲什麼要把我灌醉。你看！」

一談了這些，他趕緊打開皮包，拿出一個紙條——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。

「請你稍爲等一等，」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。「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，現在他有點意見，要求先讓他發表。」

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。

「主席」！腰板微微的一彎。「各位先生！」腰板微微的一彎。「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：我到會遲了點，而又要提前退席。……」

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。他聲明——這個指導部是個領導機關，這個指導部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。

「羣衆是複雜的。尤其現在的羣衆——份子非常複雜。我們要是不能起領導作用，那就很危險，很危險。事實上，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。我們的擔子真是太重了，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，也要把這擔子擔起來。」

他反復的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，這就帶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，他每天都這樣忙著。要到劉主任那裡去辦事。要到各團體去開會。而且每天——不是有別人請他吃飯，就是他請人吃飯。

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，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。

「唉！他真苦死了！工作這麼多，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。」

「他不可以少管一點，專們去做某一種工作麼？」我問。

「怎麼行呢？許多工作都要他領導呀。」

可是有一次，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。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，竟沒有去找他！

他開始打聽，調查。他沒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。

「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。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。」

他看見對方在那裡躊躇，他把下巴掛了下來：

「問題是在這一點：你們的委員是不是能够真正領導這工作。你不能够對我擔保——你們會內沒有不良份子？你不能够擔保——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，不至於怠工？你不能够擔保，你不能够？你能够擔保的話，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給我。以後萬一——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，那你就要負責。」

接着他又聲明：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。這裏，他食指點點對方的胸脯：

「如果我剛才說那些你們辦不到，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團體了麼？」

這麼談判了兩次，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的委員。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，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，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。

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，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。

我到他家裡的時候，他正在那裡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。

「你昨天爲什麼不去，爲什麼不去？」他吼着。「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。但是我在台上一開始演講，一看——連你都沒有去聽！我真不懂你們都幹了些什麼！」

「昨天——我到了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去的。」

華威先生猛跳起來了：

「什麼！什麼——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？怎麼我不知道，怎麼不告訴我？」

「我們那天大家決議了的。我來找過華先生，華先生又是不在家——」

「好啊，你們秘密行動！」他瞪着眼。「你老實告訴我——這個讀書會到底是什麼背景，你老實告訴我！」

對方似乎也動了火：

「什麼背景呢，都是中華民族！什麼秘密行動也沒有。……華先生又不到會去。開會也不終席，來找又找不到……我們總不能把工作停頓起來……」

華威先生把雪茄一摔，狠狠在桌上搥了一拳：Bunk!

「混蛋！」他咬着牙，嘴唇在攪抖着。「你們小心！你們！哼，你們！你們！——」他倒到了沙發上，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。「媽的！這個這個——你們青年！……」

五分鐘之後他拾起頭來，害怕似地四面看一看。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。他歎一口長氣

「唉，你看你看！天翼兄你看！現在的青年怎麼辦，現在的青年！」

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，嘴裏嘶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，他打碎了一隻茶杯，密司黃扶着他上了床，他忽然打個寒噤說：

抗戰文選第一輯

「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……」

兵

魏伯

長生離家不久，就變了天，每個山頭上的雪彩都合攏起來。午飯後就下雪，最初一粒粒的，後來就一朵朵的了。她並不愁。兒子長生去的地方，離這兒五里路。還沒下雪的時候早到了。可是回來呢？

「同來呢？」她搖着紡花車的手突然停下來，伸脖子從門口望望外面。一團白霧，雪片沙沙響着。她是幾年沒走過遠路了，但她年輕時走過的。現在老了，她還記得起：雪埋在山裡，山埋在雪裏，分不清那是河，那是路，雪光旺着眼，眼也睜不開：

「但她姨姨會留她住下的。」這樣想着，額頭上的皺紋鬆開了。外面過夜要冷一點，但她姨姨家有乾柴！乾柴攏火，越攏越旺。彷彿她看見兒子已烤火，火光下兒子的臉火一樣紅。她完全放了心。她又記起來，年輕人身上不比老人，本來就熱得像火的。紡花車又旋動着。錠子上的線慢慢大起來。過兩個月就是年節，她得趕快紡一點線，拿到集上換幾尺布，托狗成的女人給長生做件襖。大門響。她停住搖車了，怎麼，長生怎回來了？又有點懊怨，又有點喜歡。身上一定都是雪，拿簾把給她掃掃吧。這樣想着就站起來。

「長生沒有回來吧？」

不是長生！是誰呢？天快黑了，又下着雪。

「長生他娘，長生沒回來吧？」那人立在大門樓下又問。

「啊，是你，進來坐吧，怎不進來呢，你看。雪這麼大，真是……長生沒回來，這麼大雪人怎在路上插脚呀，也不知道是人老眼花了，也不知道是雪大，你看，我就看不清楚你……」

「啊，長生他娘，」村長馬上截住他的話。「咱們商量一件事。你看，村裏來了隊伍，說是路過，到里山去的，今天打個失，明天一早就走，你這裏，長生沒回來，分兩個女兵。」

「啥，你說，兵？」聲音有點慌，不是兵吧，耳朵聽錯了吧？

「對啦，你看，你這裏住兩個女兵。」

「什麼呀，女兵？聽清楚了，還不相信，不敢信。」

「女兵，娘們兵，娘娘兵呀。」村長以爲她不懂女兵，解釋着。但她有一大堆事情要辦呢。

就這樣吧，兩個女兵一下就來，你安置一下，其實，也用不到安置。怎麼？好多家都住了。我聽不清楚。我走啦。」

一提到兵，她渾身上下骨頭都散了。腦子糊塗成了一盆漿。眼前也盡是槍呀，刀呀，圓睜睜的殺人的眼珠呀……等她心清了，哀求的喊着村長的時候，村長早走遠了。只有雪沙沙的落着。他罵起來，說村長欺負她。「你，黑良心，你，不得好死的，你，絕子絕孫的……」

可是光罵有什麼用呢。村長說的很清楚，女兵就要來了。她完全失掉主意。眼睛裏顯出來非常慌亂。她咀咒起長生來：「你這龜子，早不去，晚不去，偏偏檢這一天出去，你這龜子！」

她活六十多歲，就見過一次兵。兵都很潤氣，皮靴，洋襪子。吃的大米，洋麵。煙捲不離嘴。官長手上戴着金戒指。許多人還鑲了金牙。但這樣的兵却是什麼壞事都幹的，在莊稼地裏放馬，毀傢具，搶衣服，首飾，她出嫁時，娘家陪送了一條緞子裙子，兵就找出做包脚布。一個銀的九連環戒指也給搶走了。還有長生小時候帽子上鑲的「銀老虎」。他們什麼都要。還糟踏女人。

「怎麼辦呢？」用眼巡視一下屋裏的東西，無主意的拍拍跨骨。她拿起簍箕。那一次兵來把簍箕拿去幾天沒還回來。兵走了幾天，人家才告訴她村東山谷裏有個簍箕。是長生費力把它拾上來。底下破了兩個洞；已不中用了。這一次她得早早把簍箕藏起來。但她的眼睛掃着屋，打算找個藏簍箕的地方的時候，她又看見屋櫺上掛的玉蜀黍穗。那是明年的種子。兵要看見了，一定拿去喂馬。怎麼辦呢。這麼高，而她又老了，但他又看見了衣服。比起緞子裙子，這又破又臟的衣服抵不住幾個碼錢。可是她只有這幾件。春天脫了棉襖就靠它們。還有紡花車子。兵會拿這烤火。還有米筐。還有鍋碗勺筷。家裏本是寒酸的，屋裏沒幾樣東西，誰進來都覺到寂寞的。現在却像一下變富了。眼裏又是車子，又是糧食，又是布，這些東西爭着往他眼裏跳。她拿起罐子！又跳出了鍋。她放罐子想去藏鍋的時候。碗又吸住她的眼了。來來去去，她換着每一件東西，都是心愛的，都伴她生活很久了。那件東西她都是捨不得。「可是，怎麼辦呢。你看，兵就來了！」

她在屋裡走了幾十趟。天都黑了。屋裏已經看不見。她却什麼東西都沒藏起。也累了。她坐在凳子上、咀咒着：「你這黑良心的村長，害我老太婆！」她又罵兒子：「長生，你該死的，怎麼偏偏今天出門呢！」她又怨起神來：「窮是窮、可是逢年逢節缺過供嗎？我並沒造過孽呀。就說生長生吧，那是躲不開呀！」長生是五月節生的，外面正在敬神。張二順的女人是巫婆，她說這冲神。可是這由我嗎？」她分辯着。心裏却總記着這件事。現在家裏要住兵，就又想起來了。

「還得想法子。」她拿火柴預備點起燈藏東西。

「嗨嗨……嗨嗨」驢子叫了，還踢着槽。

「唉呀，真糊塗了！」這時她才想起，家裡第一件要藏的，該是底下廂房裡的驢子。那是長生的命，家裡的命呢。同時她也就想起，那次兵來的慘劇，最大的還是拉驢子。

那次，本是兵都走了，大家咒罵一陣，出出氣，黃昏時也就睡去。不料半夜有人摸到門上喊叫。長生和她爬起來。沒等去開，門就給踢開了。粗聲粗氣。又是兵，這時候又開來兵幹嗎呢？他們走進廂房。她和長生都明白了。

「老總，別牽牲口呀！」長生上去攔。挨了幾皮帶。

牲口被他們拉走。長生靠牲口在山裡販煤過日月。爲了牲口，他跟了去。兩個月沒音信。她算命，燒香，許愿。有時對着太行山就哭起來。後來長生却一個人瘦巴巴的回來了，重重的害一場瘧疾。

東借西湊，過了兩年才買了這個騾子。

「我得把騾子先牽出去！」他這樣說。

騾子一見他就嗨嗨的用鼻子叫起來。輕輕的用蹄子踢着槽。這是要革，今天，却沒滿足他的要求。她解開她的韁繩，硬把他拉出來。到院子裏騾子拚命的嗅着雪。嗨嗨的，支支耳朶。牠想：這時候你要牽我到什麼地方去呢，她拉牠走。牠硬着腿不走。牠甚至還想回到廂房裡。

「你這騾子，你看，兵就來了，快躲吧！」

但無用。騾子裝着聽不懂她的話，怎麼也不肯走。

「咕咕……」

「啊，鷄子！」他又看見鷄窩裏的鷄子。上一次兵來把鷄子全吃光了。放下牲口，他把鷄子捉進屋裏去。放在屋裡像是保險多了。他又走回來拉騾子。騾子早回屋裏了。拿根棍子，把牠趕出來。靠這根棍子，騾子才勉強離開家。

剛把牲口安置在破窖洞裡，她就回來了。也許還來得及藏幾件東西。黃昏了。路上只閃着微光。她用力擰着一雙小腳，蹣跚地走着樣子。就像回到壯年。

已經遲了。屋子裏已有燈光。身下涼了半截。她猶疑一下。就走進屋子去，鼓起勇氣。要什麼都不怕。至多潑一條命。兵要拿東西就不讓。絕對不能像上一次。

但屋子裏却不是上次提拳瞪眼的兵。